工農兵寫話

# 送蛋

通俗讀物出版社

717.1
871

書號：0420
送　蛋

插畫者：張　貽　來
編輯出版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春節胡同73號）
印刷者：天津印刷一廠
（天津一區和平路377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 1/36
字數：9千字
印張：7/9
定價：（6）八分

印數：1—15,000
1955年7月第一版
1955年7月第一次印刷

# 編者的話

這本書裏一共收集了八篇寫話。

這八篇寫話都是初學文化的工農兵同志寫他們童年或者青壯年時候的生活的。有的寫自己小時怎樣受地主的壓迫；有的寫自己小時怎樣受資本家的折磨；有的寫自己青年時怎樣被偽保長拉去當壯丁；也有的寫自己在抗日戰爭時怎樣反抗日本鬼子。

這些同志，有的只認識一兩千字，從來沒有寫過文章；可是因為他們苦難受的深，對舊社會有高度的仇恨，對新社會熱愛，所以寫出來的文章就深刻動人。

# 目　錄

一　送蛋……彭鎮輝（1）
二　頭上的傷疤……田　雲（4）
三　活人睡棺材……徐富根（7）
四　苦工……李廷美（9）
五　當學徒……俞國藩（12）
六　不拉你這個狗東西……呂世雲（14）
七　血染紅了草，火照明了天……孫國凡（16）
八　窮人愛窮人……程雲青（19）

# 送　蛋

安鄉總工會工人　彭鑌輝

我的老家，在長沙縣陳家洞。那裏四面都是大山，是個虎豹狼蟲出沒的地方，說田吧，只有點山田，既不靠溝港，又不靠池塘，十年就有九年遭旱災。我記得小的時候，家裏租種了"常十萬"的田。"常十萬"是我們那裏有名的地主，外號叫"要錢的總統"。種他一畝田，先要交一筆押金（押 Yā 錢 qián），到過年要送雞送肉，四月插秧時要送鴨蛋（每畝田要送四十個鴨蛋）給他做鹹蛋過五月端陽。

十歲那年，有一天，我剛剛放牛回來，地主打發狗腿子來要雞要蛋，只見那"常三白菜（狗腿子的外號）"指着我母親的鼻尖罵道："明天不送四十個蛋去，後天就加到八十個，後天不送去就加到一百二十個，看你這窮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

送不送！”說着，連頭也不回地走了。我母親連忙東借西凑，弄了四十個蛋，可沒有錢買雞。母親怕自己送去挨罵，就對我說：“鎮輝（ㄓㄣˋ ㄏㄨㄟ），明天早晨你跟叔叔把蛋送去，如果常家向你要雞，你就說家裏沒有養雞，買又買不到。他們看見你小不會對你怎麼樣的。”

第二天吃了早飯，我拿着四十個鴨蛋，跟着叔叔下山，走了十多里路，叔叔把我送到地主家門口，就轉身坐在附近的一個鋪子裏等我。我挑起蛋慢慢地走，心裏嚇得怦怦跳（ㄆㄧㄥ ㄊㄧㄠˋ）。走進頭門，才看見房屋。啊呀，我的媽，好大的房子呀！前後是黑森森的大樹，四周是高大的圍牆，圍牆上塗的是藍色的石灰，圍子裏是數不清的紅紅綠綠的菓木樹，在雜家的時候，母親曾經告訴我說：“常十萬是不讓窮人串門子的。”我就把籃子和扁担擱（ㄍㄜˊ ㄉㄠˋ）在地下，坐在樹底下眼巴巴地望着大門，只希望屋子裏出來人就好進去。這時候，忽然跑出一隻肥大而兇惡的大黃狗，接

着又出來兩隻黑的，直向我撲來。我嚇慌了，拿起扁担拚命亂打，那曉得一不小心，扁担碰到籃子上，把蛋打爛了一半。那個叫"常三白菜"的狗腿子，出來看見三隻狗圍着我咬，就哈哈地大笑起來。幸虧裏面煮飯的楊嫂子，聽到哭聲才出來把我帶進去。

走進門，那個養得像胖水牛的太太，担

住鼻子，翻了翻眼，罵道："這個小叫化子來幹啥的？"楊嫂子說送蛋來的。接着她叫楊嫂子把好的蛋拿出來，打爛的蛋都不收。又對我說道："明天叫你大人來算賬(ㄓㄤˋ)，還差兩隻雞和十八個蛋呢！"

我一走出大門，那個胖水牛太太和她的小姐就吐口水，連說臭氣！臭氣！我想：我們窮人一年四季勞動養活你們這班"臭蟲"，你們才是臭東西哩！這句話當時我沒有敢講出來，但是，直到現在，我還牢牢記着。

## 頭上的傷疤

解放軍戰士 田 雲

我頭上有個像棗子一樣大小的傷疤(ㄅㄚ)。這個傷疤的來歷，真使我永遠也忘不了。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才十六歲，在塘沽

(〔公〕〔沽〕)一家小飯館裏當跑堂。飯館靠近車站，南面是海河碼頭。每天旅客來往不斷，買賣十分興旺。可是吃了飯不給錢的人也很多。國民黨匪兵不給錢的理由是："老子抗戰八年，功在黨國！"警察不給錢的理由是："老子維持地面秩序，你們應該孝敬(〔孝〕〔敬〕)！"憲兵、特務不給錢的理由是："老子看得起你，你不要不識抬舉！"就這樣，伺候不好，輕的吹鬍子(〔鬍〕〔鬍〕)瞪眼(〔瞪〕〔瞪〕)，摔盆兒，摜盤兒，重的還要揍(ㄗㄡˋ)你幾耳光。老闆(〔板〕)每天晚上算賬，賠了錢，就找茬子打罵我。我真是老鼠鑽進風箱裏，兩頭受氣。

一天傍晚，我提着四個菜，兩壺酒，向郭莊(〔郭〕〔莊〕)大街送。剛走到碼頭附近，迎面來了兩個喝醉了酒的美國兵。他們到了我跟前，一個伸手抓我的"提盒(〔盒〕)"，另一個撈起酒壺就喝。我一時心急，就去奪酒壺；那知那個抓"提盒"的傢伙，順手打了我一個耳光，接着又是一腳，把我踢到了河沿下面。

幸虧正是退潮，河槽(ㄘㄠˊ)沒水，可是河槽裏有一根木樁，我的頭正巧碰在上面。當時我就昏了過去。

我醒過來後，摸摸頭上濕糊糊的(ㄏㄨˊ)；借着燈光一看，是紅紅的血。我急忙爬上河沿，一看，酒菜被吃光了，提盒被踏成扁餅子。我一陣氣憤，再加上疼痛，就坐在河沿上哭。誰知驚動了附近站崗的一個國民黨匪兵。他過來不問青紅皂白，又搗了(ㄉㄠˇ)我一槍把子，叫我滾開。我一肚子的委屈(ㄑㄩ)沒處訴，只好提着破提盒回轉飯館。

到了飯館裏，大家一看我成了血人，就紛紛問長問短。我把經過情形一說，大家都氣得罵街。可是誰也沒辦法。最後老闆把我送到附近一家小診療(ㄓㄣˇ)所裏，抹了點紅汞水(ㄍㄨㄥˋ)。我回來養了半個多月才復原，可是頭上却留下了這個傷疤。

# 活人睡棺材

解放軍戰士　徐富根

我十二歲那年，村裏鬧災荒，爹病得很厲害，家裏窮得連粥也吃不上，哪有錢請醫生！我只好眼看着爹的病一天重一天，不久就死了。

我爹死後，日本鬼子打進來了，國民黨反動派大抽壯丁。有一次，本來不是抽着我哥哥壯丁，可是有錢有勢的人，偽鄉長都不抽，硬把我哥哥補上了。我娘哭得死去活來，撞牆（〔撞〕〔請〕ㄔㄨㄤˊ）撞柱的，隔壁老大娘過來勸着說："嬸嬸啊！不要撞啦，娘的心都是肉長的呀，抽着誰家的兒子誰都心痛的，今天是他們老財的天下，忍着點吧！"我娘含着淚，補了幾件破衣裳（ㄕㄤ），又趕夜蒸了幾個窩窩頭，給哥哥帶着路上吃。哥哥就這樣被拉走了。



此为试

一九四八年，我二十四歲了。有一次偽政府來了公事，每保要出五個壯丁。村裏青年人聽到這個消息，都走光了。我沒親沒故，只好東躲（ㄉㄨㄛˇ）西藏。第一天，躲在山上草棵（ㄎㄜ）裏，天下起雨來，把我衣裳淋得濕透了，我只好摸黑回到村裏，躲在祠堂（ㄘˊ）中空着的棺材（ㄍㄨㄢ）裏，棺材又狹又小，睡在裏面連個身也不好翻，而且氣悶得要死。活人睡棺材，真是受活罪。這樣整整睡了兩天兩夜，沒水喝，沒飯吃，餓得兩眼冒星星。

第三天清早，我實在熬（ㄠˊ）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從棺材裏跳出來，偷偷跑回家去想搞點東西吃。我娘看見我又驚又喜，連忙做飯給我吃，第二碗飯還沒上口，忽然聽見門一響，偽保長帶着兩個鄉丁已站在我的面前了，偽保長奸猾地笑着說："徐富根（ㄍㄣ），頭彩給你打中了，吃飽飯跟着我走吧！"我娘連哭帶求跪（ㄍㄨㄟˋ）在保長面前，但狠心（ㄏㄣˇ）的保長像塊石頭，一睬（ㄘㄞˇ）也不睬。

沒等我第二碗飯吃完，他們就把我拉走了。

一想起這件事情，我氣得咬牙切齒，忘不了這種仇恨！

## 苦　工

國營上海蘇紡廠工人　李廷美

抗日戰爭時期，我的家鄉是國民黨統治區。我家裏生活特別困難，每天每人只能喝一點薄粥。反動派又三日兩頭要抽壯丁，我在家裏不能安身，就想到外面做工。

那時，剛巧有一批人來蘇北招工。招的人說是到南京馬鞍山（馬鞍山）運鐵礦石。我和嬸父兩人就去了。

我們先去看招工的工頭。那個傢伙非常狡猾（狡猾），不聲不響地把我們帶到一隻大船上。原來這批人都是日本鬼子派出來騙人做工的狗腿子。我們上了船，就好像鳥進

了籠(ㄌㄨㄥˊ)，要跑也跑不掉了。船上和我們一道被騙去做工的有一百多人。我們在船上坐了四天。每人每天只能吃着一斤猪肝色的黃麵大餅。

到了馬鞍山，我上岸一看，心就嚇涼了。只見日本鬼子用大軍艦(ㄐㄧㄢˋ)在江邊裝鐵礦石，搭起幾丈高的木橋，橋板只有兩尺來闊。抬礦石的工友們，要來來往往在這橋上穿過。

我人小，力氣小，第一次抬一兩百斤的東西，壓得上氣不接下氣。好容易擠到橋板上，我朝下一看，浪頭一個接一個翻滾着，這天剛好下過雨，橋板又滑，我怕極了。正在這時，走在前面

的一個工友，脚一滑，“撲通”一聲，連人帶担子跌到江當中去了。我的心裏怦怦跳，不敢向前走，但又不能不向前走，心裏想：“真倒霉(ㄟˊ〔楣〕)，怎麼會來做這斷命苦工的。”

第一天吃過晚飯，我累得不能動彈了。可是工頭跑來說：“現在才七點鐘，趕快再去抬，要抬到夜裏十二點鐘才能休息。”我說：“我第一天抬，累得不得了，讓我歇歇吧。”那傢伙把雞蛋大的眼睛一瞪，開口就罵。沒有辦法，我只好再去抬。

有一回，從夜裏三點鐘抬起，一直抬到第二天早晨八點鐘還不准休息。我肚子餓得咕咕叫(ㄍㄨ〔咕〕ㄍㄨ〔咕〕)，就偷偷回去吃早飯，剛端起碗喝了幾口粥，狗腿子工頭又來了。他舉起鞭子要打我。旁邊一個老年工人說：“雷也不打吃飯的人。”這樣一說，那傢伙更上火了，“呼呼”一陣鞭子，把我的飯碗也打掉了。

這樣的苦工一直做了好幾個月，我才離開。

# 當學徒

解放軍戰士　俞國藩

我從小當學徒。當學徒時吃的苦，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們那個老闆是一副猴兒臉，兩撮（ㄘㄨㄛˋ）焦黃八字鬍，腦門心光溜溜的。他一天到晚不在家，不是賭錢，就是睡烟鋪。他回來，我好像老鼠見到貓，總想躲開。

有一個冬天的晚上，外面的雪落得真大。我在房裏用銼刀（〔銼〕請〔錯〕ㄘㄨㄛˋ）銼一塊鐵板。天實在太冷了，手捏在銼刀上，像捏在冰上，手指也凍僵（ㄐㄧㄤ〔姜〕）了，屈也屈不攏來。因此在銼的時候，力氣用得不平衡（ㄆㄧㄥˊ〔平〕），鐵板邊上有一些高低。老闆看見了，就順手拿起一個四五斤重的鐵錘來打我，我一看不對，拔腿就跑，他在後面追。追不上，就把鐵錘擲（ㄓˋ〔值〕）過來，還好沒打着我的頭。

打打罵罵，熬過了三年，我離開了那個兇惡的老闆，由朋友介紹到一個碾米（碾讀ㄋㄧㄢˇ）廠裏工作。我想這下可苦出頭了，但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哪裏的老闆都是黑心肝。碾米廠人少工作多，每個工人都做得精疲力盡。工人要求增加人，老闆不肯。有一天晚上，我實在支持不住，機器還在轟轟地轉動，我就在機器邊睡着了，油杯裏的油一滴一滴滴完了，沒有人加，斷了油，結果汽缸發熱，一副銅"婆司"燒壞了，機器慢慢地停了下來。老闆知道了這件事，就把我叫去；一見面，不問情由就打了我兩個耳光，又叫賬房拿來了我的行李，他罵道："快給我滾蛋！"我說："給我把工錢算一下。"他眼一瞪說："你還想工錢？你幾個月的工錢賠我機器也不夠！"說着把我推出門，把我的行李丟得遠遠的。

從此我失了業，在家當小販，又苦度了半年。有一天晚上，我村上來了新四軍游擊隊。想不到游擊隊的小隊長是碾米廠裏的同



此为